

# 年羹堯全史

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四版

年 竟 堯 全 史 (全一冊)

定 價 大 洋 三 角

外埠酌加運費寄費

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編 輯 者

上海世界書局

印 刷 者

上海世界書局

發 行 者

上海世界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世界書局

分發行所

北京 廣東 漢口 杭州

世界書局

## 年羹堯全史提要

年羹堯爲清代之良將。征服青海。平定金川。其功烈赫赫在人耳目間。而卒不得克保首領以歿。蓋其生性之怪僻。行事之奇特。實有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者。生今之世。而欲出奇制勝。使人不敢輕以謀我。皆當以年氏爲法。特去其驕矜恣肆之病可耳。是卷分上下兩編。上編採取年氏之歷史。下編搜羅年氏之軼事。自幼至老。無一時一事。不足以驚人奪目。內而治國。外而殺敵。大至事上臨下。小至一飲一食。奇奇怪怪。真是聞所未聞。見所未見。世有欲知大英雄大豪傑之行爲者。不可不手此一編。

# 年羹堯全傳

## 目錄

### 上編 年羹堯歷史

- 一 年羹堯拋棄河中
- 二 年羹堯問難業師
- 三 年羹堯入居僧寺
- 四 年羹堯歡遇知己
- 五 年羹堯纂修列傳
- 六 年羹堯猛用鐵烙
- 七 年羹堯遺禍族弟
- 八 年羹堯火焚孝廉
- 九 年羹堯獨排衆議
- 十 年羹堯奉命出師
- 十一 年羹堯身著鑷水
- 十二 年羹堯刮骨療毒
- 十三 年羹堯巧製氣球
- 十四 年羹堯收錄降將
- 十五 年羹堯掘地行車
- 十六 年羹堯借力高僧

十七 年羹堯謀斷敵糧

二十四 年羹堯禱求甘泉

十八 年羹堯料敵如神

二十五 年羹堯傷臥牛腹

十九 年羹堯爲子求親

二十六 年羹堯途遇罡風

二十 年羹堯冤斬良將

二十七 年羹堯屠戮百姓

二十一 年羹堯夜遇暗殺

二十八 年羹堯震驚主上

二十二 年羹堯私吞軍糈

二十九 年羹堯降官受罰

二十三 年羹堯出令去手

三十 年羹堯定罪棄市

### 下編 年羹堯軼事

一 年羹堯急智脫身

五 年羹堯掘塚盜寶

二 年羹堯教鼠習操

六 年羹堯痛罵九卿

三 年羹堯戲弄行人

七 年羹堯誤殺名醫

四 年羹堯面斥父親

八 年羹堯受制廚夫

- 
- 九 年羹堯遭逢女俠  
十 年羹堯愛憐少子  
十一 年羹堯酌酒殺婢  
十二 年羹堯禮賢贈金  
十三 年羹堯用鞭責子  
十四 年羹堯焚券市義  
十五 年羹堯圖賴馬價  
十六 年羹堯吞沒古畫  
十七 年羹堯喜立生祠  
十八 年羹堯疊遇怪異  
十九 年羹堯老父免死  
二十 年羹堯幼子匿蘇
-

# 年羹堯全傳

## 上編 年羹堯歷史

### 一 年羹堯拋棄河中

年羹堯。清初之跋扈將軍也。其父名遐齡。籍隸漢軍。鑲黃旗。精騎射。清廷入關。隨營効力。屢立奇勳。定鼎後。以從龍功。授職都統。駐防近畿。家有一妻一妾。妻性奇悍。貌僅中人姿。遐齡固登徒好色之流。心常不滿於妻。乃納一貧家女爲側室。於是河東獅日夕狂吼。每謂遐齡曰。娶妻不生育。爲嗣續計。納小星以充下陳。固無不可。今吾既生子希堯。嗣續不虛。奚煩納妾爲。遐齡語塞。既不敢撻妻之獅威。又不能割妾之愛情。一個趑趑武夫。竟屈服於石榴裙下。未幾。妾之腹亦膨脹。便便然步履維艱。懼爲夫人知。非特腹中之兒無生理。卽己身亦難苟活。乃僞稱有疾。擁衾匿帳中。日常飲食。囑心腹婢竊匿。

以進。延至臨蓐之期已屆。呱呱墮地。產一男兒。是兒非他人。卽後日鼎鼎大名之羹堯也。夫人聞訊。窒息入妾室。挾嬰兒去。飭老蒼頭投諸河中。以果魚腹。蒼頭陽奉陰違。匿諸其家。潛白其情於遐齡。請覓乳媪哺之。妾亦時過蒼頭家撫視。羹堯生而多啼。恒終日不絕口。乳媪百般慰藉。終不能止。必得其母臨存。乃已。母子天性使然。無足怪也。無何。遐齡之妾櫻疾死。遐齡哀悼殊深。不忍其所生之子育於外。乃實告夫人。并且誓不再納小星。夫人許之。由是羹堯遂得堂皇爲都統之少子矣。

## 二年羹堯問難業師

羹堯少長。聰穎異常人。及屆入學年齡。遐齡延師授之讀。一目十行。記憶不忘。其兄希堯與之同塾讀書。資質平庸。日授功課。不及羹堯十分之二三。羹堯讀書三年。已盡十三經。而希堯則五經尙未終卷也。丈夫愛憐少子。固屬恆情。羹堯旣稟此異質。遐齡視之。不啻石麟降生。故愛之更逾於乃兄。但羹



堯因父親溺愛之故。驕矜日肆。眇視業師。時常鈎心鬪角。以疑問相責難。業師每爲之語塞。某日請於師曰。孔子爲萬代宗師。弟子三千。賢者七十。固以講學授徒爲後世法。何以論語中有何必讀書。然後爲學之八字。師曰。孔子抱悲天憫人之志。目見周室衰微。諸侯專政。欲行其道。以復文武之業。豈知所如輒左。乃退而傳道於及門弟子。其抱負自是不凡。不僅於故紙堆中討生活。凡屬天文地理。致知格物。定傾扶危之道。莫不口講而指劃之。故有是言。堯堯曰。弟子聞命矣。吾儕旣爲聖門私淑之人。卽當師其行事。日惟孜孜。矻矻奚爲者。師曰。欲爲功名計。非此莫由進階。堯堯曰。大丈夫當以天下爲己任。隻手定乾坤。使當世英雄。入吾彀中。纔得光門楣而驚鄉里。區區功名二字。拾之如土芥。棄之如敝蕪。奚足掛齒。師聞言。心竊異之。後謂遐齡曰。堯堯岐嶷天生。將來必非凡品。當擇文武兼擅者爲之師。俾資造就。吾乃一介腐儒。略通文墨。不諳韜略。自知不足爲其師也。遂辭去。

## 三 年羹堯入居僧寺

羹堯野性難馴。所請業師。無駕馭之才。憤而辭去者凡三人。由是遐邇咸知。羹堯之不易與處。擁皋比者。無不望而生畏。聞而却步。不敢教誨之。因此羹堯日事嬉戲。并希堯亦爲之輟學。口從之。赴曠野中。率羣兒疊石爲營。拋磚作彈。羹堯居間任指揮。儼然臨陣對壘。步伐整齊。進退有節。見者咸爲之嘆賞不止。一日有某兒偶失手。擊破希堯之額。血涔涔下。羣兒驚駭。各如鳥獸散。羹堯殊不介意。挈希堯逕造傷科之門。請爲醫治。并囑曰。返家去。詭言偶不慎。失足仆地。誤觸石尖。以致頭破血流。孰知希堯於叮嚀時。唯唯諾諾。及至阿母前。將前事實言無隱。謂羹堯誘至曠野。故施此惡作劇。夫人素視羹堯如眼中釘。聞是言。怒不可遏。急請遐齡入。告之故。逼遐齡擯羹堯於門外。且謂若再容留家中。不圖上進。則二人均成廢物。兩害相權。取其輕。不如驅逐少子。造就長子。將來箕裘克紹。爾之榮。亦吾之幸也。遐齡曰。請夫人少安。

母躁。教子以義方。吾自有兩全之道。閱數日。延名師。專授希堯。讀書。親挈堯。堯至西山鐵佛寺。拜老僧懶殘。和尚爲師。學習武藝。懶殘擅內功。兼精劍術。武當派之名教師也。遐齡素深欽佩。故以堯堯托之。懶殘曰。郎君資質特異。本屬非常之材。惜乎躁矜未除。難望造就。言畢。卽挈堯堯入一靜室。日處其中。不許越雷池一步。堯堯初頗難之。旋亦相安。迨至百日。矜平躁釋。恂恂然不復如前之倔强矣。懶殘曰。孺子可教也。乃授以易筋經之內功。孫武子之兵法。及一十八般武器。居寺三載。盡得所傳。懶殘曰。爾武藝已精。可出而爲世用。當此天下多故。正英雄有爲之時。前程遠大。好自爲之。堯堯唯唯受命。叩別歸家。美玉一經良工之雕琢。便是不凡。由此夫人亦不復下驅逐之命矣。

#### 四 年羹堯歡遇知己

羹堯旣嫻武藝。恆於遐齡前賣弄身手。自鳴得意。蓋素性驕矜。雖經懶殘之

磨勵。稍知悔改。而閱時既久。故態復萌。遐齡戒之曰。吾家出身旂下。嫻習馳馬。試劍之末技。乃分所當爲之事。然尙武不尙文。直匹夫之勇耳。楚霸王固拔山蓋世之雄也。垓下一戰。全軍覆沒。無顏見江東父老。卒至自刎烏江。以殉高祖。起身泗上一亭長。而能戡亂定國者。賴有文武兼全。智勇俱備之士。若蕭曹張韓輩。爲之運籌帷幄。決勝疆場也。本朝定鼎以後。世祖極重文學。職是之故。爾旣非蠢若牧豬奴。奚爲舍文事而不習。國家定例。沿習明制。以入股取士。投時利器。非文章不可。苟得登賢書。入詞苑。則開府封疆。可立而待也。羹堯聞之。大喜曰。阿父義方之教。喚醒頑兒不少。章句之學。兒已略知一二。今歲旣有秋闈。敢請爲兒納粟。屆期入場一試。倘能奪得錦標。不亦快哉。遐齡嘉其志。立卽爲之營幹。一年容易。又是秋風。轉瞬之間。試期已屆。羹堯初次入場。待題紙下。振筆疾書。如有神助。二藝脫稿。時候尙早。在號中閑步一回。以待放排。纔行數武。瞥見一虎。自眼前騰躍而過。竄入隣號中。不禁

狂呼曰。個中考生其殆矣。吾既精技擊。豈可見危不救。乃躡足追之。舉目諦視。虎則烏有。祇見一人伏案假寐而已。卽喚醒之。問其姓名。略與寒暄。知此人爲岳鍾琪。萍水相逢。訂爲知己。及試畢放榜。羹堯中式第十八名。經魁。鍾琪名落孫山。羹堯造其寓。極意慰之曰。兄乃當世之豪傑。場中黑虎示兆。弟所目睹。後日當以武功著。秋闈得失。奚足介懷。當此邊陲多事。正時勢造英雄之日。吾兄何不效班定遠投筆從戎。建功異域耶。鍾琪曰。弟久有此心。今擬往寧夏投效也。言竟。珍重一聲而別。

### 五年羹堯纂修列傳

羹堯命運亨通。無往不利。初入秋闈。竟折蟾宮之桂。其樂可知。再試春闈。聯捷南宮。年纔十八。蜚聲詞苑間。一般名翰林。若史鐵崖輩。咸樂與之交。聖祖亦耳其名。時值康熙中葉。平三藩。定台灣。服蒙古。威震中外。正當海內統一之時。聖祖本偃武修文之義。羅致文人學士。榮以利祿。羈以爵位。藉收人心。

於八旂子弟之優秀者。又加意栽培。特頒諭旨。命旂下翰林。俱入國史館任纂修事宜。聖祖此舉。蓋有私意存於其間。時當纂輯功臣列傳。館中苟無八旂子弟。執筆之事。盡任漢人。則私史案之前車可鑒。世祖人關時。有種種不道德之舉動。漢人既秉董狐之筆。豈肯爲之諱飾。故當館事開始之時。先事預防。特派年羹堯與高其倬等。一班旂下翰林入史館。任修入關時滿籍諸功臣列傳。羹堯爲滿族苗裔。同氣相求。下筆時自然隱惡揚善。竭力諱飾。史館總裁亦滿族一分子。見羹堯所修列傳。迎合上意。不禁擊節嘆賞。袖其稿親詣大內呈覽。聖祖披閱一過。龍心大悅。問出誰氏手筆。總裁以羹堯對。并極意揄揚之。由是賞賚頻加。羹堯之盛名。喧傳都下矣。

## 六年羹堯猛用鐵烙

語云。人有冲天之志。非運而不能自通。羹堯入史館後。知遇之隆。有加無已。不數年間。已超擢兵部左侍郎。適值川邊不靖。疆吏告急。廷臣聚論。咸謂四

川隣近青海。烽煙屢警。俶擾堪虞。非得有智勇兼全之大臣坐鎮其間。難資保障。聖祖素奇羹堯之才。特任之以四川巡撫。使其獨當一面。克展抱負。當時羹堯奉命出京。馳赴川省。接印任事。無如軍人後裔。平日耳濡目染者。均屬威猛之行。兼之羹堯生性嚴刻。使之治軍旅。則有餘。以之撫子民。則不足。用違其才。治下不堪其苦。四川本非膏腴之區。地瘠民貧。納稅義務。人民常不能按時供給。羹堯聞之。勃然大怒。曰。賦稅乃國家之正貢。豈可任意延緩。當此邊疆不靖。養兵備戰。在在需款。賦稅之貢。尤急於他省。川民何憤。憤乃爾。不施重懲。恐民效尤。立飭匠人製一鐵烙。鐫字曰欠稅。遇有人民遲納逾三限者。使吏逮捕之。以火熾鐵烙。灼其肌膚。痛入骨髓。慘不忍觀。川民咸苦之。覓同鄉京官揭參其事。無如聖眷方隆。留中不發。自是以後。羹堯益務威猛。不知悛改矣。

## 七年羹堯遺禍族弟

鑲白旂防禦年文煜。羹堯之族弟也。隸鎮海將軍何天培部下。駐防京口。素與羹堯家人通往來。時羹堯適有兔窟之營。函托文煜。在鎮江代覓隙地數十畝。謀建築也。天培悉其事。面斥文煜。謂不當阿附權要。大興土木。旁人不察底蘊。將謂何某出資。代川撫營別墅。易滋物議。爾奈何不察之。文煜唯唯而退。會天培徇龍江關驛傳道徐克祺之請。任羹堯採辦大木千餘章。過關未曾納稅。事被文煜所悉。語其同袍曰。吾與羹堯爲同族兄弟。家人往還情理之常。何將軍乃以不當阿附權要。恐滋物議。相斥責。此等口吻。出諸潔身自好之士。固足令人折服。然何將軍之趨炎附勢。更有甚於吾者。竟任羹堯之大木千章。免稅過關。朝廷稅課。何等重要。憑道員片言之請。特許如此大木。免稅過關。何只有知人之明。而無自知之明耶。文煜偶發牢騷。口出怨言。爲天培所悉。恐爲所害。乃先發制人。密上封事。請革文煜職。家口盡令進京歸旂。羹堯得文煜密報。禍由己出。不敢出頭營救。徒呼負負而已。



## 八年羹堯火焚孝廉

世宗爲猜忌之主。羹堯爲跋扈之臣。二人性情如水火之不相容。世宗屢思削其職。無如羹堯坐鎮四川。威躡青海。兼之文武大臣。與之通聲氣者。布滿要津。一時殊難下手。心中則未嘗一日能忍置也。遇有與羹堯相契者。入覲必深切囑。勿與羹堯通往來。有李維鈞者。素爲世宗所倚重。性好漁色。聞俞姓有二女。均極美麗。時人譽之爲大喬小喬。李心中怦怦動。不問其家世之貴賤。密囑保定府某。強致千金於其家。劫之送入李所。女父痛失掌珠。兼之衣冠中人。體面攸關。憤極投環而死。人言藉藉。喧傳津保間。李恐事發。被御史揭參。卽將二女送與羹堯。二女有兄二長者。與羹堯爲鄉榜同年。知李劫其妹。擬叩閭訴冤狀。旋悉已轉贈於羹堯。謂其家人曰。年撫軍與我同年。親詣其所。以禮折之。必得珠還合浦。家人曰。年與李一邱之貉。當此強梁世界。有何道義之足云。孝廉不聽家人言。卽日束裝出行。抵川撫署。投刺請謁。羹